

最新情案小说力作

女人

NURENDEHUIMIEZHIMEN

你怎么了
NUREN
KIZENMELE

——女人的毁灭之门

嫉妒是爬行在女人心中的毒蛇
嫉妒的女人是人群中的毒蛇
每个人都知知道毒蛇的凶险
却很少知道它也会反噬

傅 渊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NUREN

女人

NURENDEHUIMIEZHIMEN

你怎么了 ——女人的毁灭之门

NIENMELE

傅 渊/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人你怎么了

傅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 你怎么了 / 傅渊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5387 - 1870 - 2

I. 女…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635 号

女人你怎么了

作 者: 傅 渊

责任编辑: 姜淑华

责任校对: 姜淑华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印 刷: 吉林省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870 - 2 / I · 1761

定 价: 25.00 元

嫉妒是爬行在女人心中的毒蛇

嫉妒的女人是人群中的毒蛇

每个人都知道毒蛇的凶险

却很少知道它也会反噬

——卷首语

内 容 简 介

公元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北方小城北江市歌舞团的演出正在电影院里举行，备受当地群众喜爱的青年女歌手远琳玲的演唱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是随着歌声的结束，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便接踵发生，如层层迷雾将远琳玲重重笼罩；痛苦抗争中，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个个谜底终于被相继揭开，远琳玲最终所面对的竟是一个她始料不及的结局……

小说以女主人公远琳玲等三名女歌唱演员的情感生活经历为线索，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了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典爱情传奇，塑造了一系列爱憎分明、性格鲜活、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了以北江市为代表的处在经济建设大潮边缘的北方中小城市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奋发图强、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感人画卷，热情讴歌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

前 言

自四月初第一本长篇小说出版后，我即开始了第二本小说的写作准备，因为在写作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前预先设计了七本小说的提纲，所以一时间竟不知道接下来该写哪一个，平时工作又忙，这样犹豫犹豫地便浪费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五月二十日觉得实在不能再等了，就将那六个待写的小说的名目分写在六个小纸团上装在盒子里，然后摇几摇，再摇几摇，之后猛地伸手进去摁住一个，低吼一声：“就是你！”

于是《女人你怎么了》便被确定了下来。

于是便把其他的统统放到一边。

于是便开始着手：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半钟，第一行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那一晚大概写了两千来字，不多。此后的晚上只要没什么事就坐下来写，有时一天写几百字，有时一天写几千字，也有一天过万字的时候，但很少，这样断断续续地直到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终于将它写完。

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几个女人的故事，用她们和她们身边的男人们构成了基本的人物框架，全部大大小小、边边角角的人物加在一起超过了四十，在只有三十二万字小说里，以我的粗浅的写作功力，实已达到了能够驾驭和统摄的最大限度。其中远琳玲、贾百灵、龚美云、柳红这四个女人是正

女人你怎么了

NU REN NI ZEN ME LE

写，阿巧虽说也以正面的形式出现，但属于侧写。林仪姝的死给读者的感觉略显沉重些，个别的人也许还会接受不了，那实因没有经受迫害的缘故，如果经历了，就会懂了。“万民将军”石项自然是虚构的，我始终认为不用战争的强力，和平与和谐一样能实现民族种族间的融合，如商业和文化，都是很柔性的方式，征服归根结蒂是思想层面的，人们需要一个大而恒的共存共福认识，这是之所以小说里要有他。范无缺成功后的精神世界描写得较少，这也许是因为官气和商气皆属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爱气太相冲吧，硬点出来，会显得假。贾百灵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起先我在写时也是恨她的，她太让人讨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她其实也有可爱的一面，甚至可怜了，她应该得到读者们的宽容。

作者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1
-----------	---

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这天又到了歌舞团在电影院演出的日子，影院门脸儿上方的宣传板块上，张贴着各种画有歌舞团舞蹈演员演出剧照的巨幅海报，“远琳玲”三个字仍像每次一样被着意地突出出来，写得最大。

听了这话“矮瓦子”不禁心花怒放，赶紧往衣服的两个口袋里装满了瓜子，吃吃地偷笑着奔那两扇厚厚的大门跑去了。

第二章	17
-----------	----

唐惶立刻上前当胸一把将汉子的衬衫揪住，另一只手挥成拳头刚刚作势要打，却在这汉子慢慢仰起的一张脸上看到了一道骇人的大伤疤，那伤疤如一条粗长的白色蛆虫爬在脸上，既令人恶心又令人恐怖。唐惶的拳头就立马僵硬在半空中，嗓子眼儿里发出的竟然已是断断续续的声音：“原来是……是你……”

女人你怎么了
NU REN NI ZEN ME LE

那乞丐一把将那碗饭牢牢抓在手里，口里呜呜地不知说着什么，更深地埋下头去用手将饭抓放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第三章..... 45

当两人的目光发生碰撞的一瞬间，远琳玲非常真切地察觉到了对方目光中一闪而过的慌乱，与此同时她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心中猝生的惊慌，如忽然有一匹神奇的小鹿突然闯进毫无设防的心怀，顷刻间将自己一颗少女的芳心完全踏乱了。

远琳玲隔着纱帘侧身看了一会儿灯光下费超凡伏身笔耕的身影，就转过头来，去看挂在床前的墙上爸爸生前为自己题写的一张条幅，那条幅上写着“为人民歌唱”五个笔力道劲的大字。爸爸尽管不是书法家，但是这五个字却也写得蛮有气势。

第四章..... 71

到大墙进来的时候，号里用粗厚的木板制成的通铺上，早有几个先进来的腰板笔直地背对着铁门坐着了。这些人虽也听到了身后管教打开铁门钢锁的声音，却没有一个敢回头来看，更没有一个敢说话，这就是拘留所里的规矩，俗称“面壁”。

不久以后，爷爷就在一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安然

地去世了，睡前只反反复复地对大墙说着一句话：“以后我孙儿去出家做和尚吧，以后我孙儿去出家做和尚吧……”他已是八十几岁高龄的老人，他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改变他心爱的孙儿了。

第五章 87

远琳玲这才想起昨晚的事情，这下儿脚踝处便又清清楚楚地痛起来，再不能立住，蜂腰奇妙地一旋，人便倒在了费超凡的怀中，却作出娇嗔来，冲费超凡一遍遍地嚷：“都怨你，都怨你，都怨你——”

费超凡于是决定管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今天都要试试，却也不敢就打，先去搬动他举着筷子的手，感觉异常僵硬，再用手探到他的眼前晃动，那两只茫然的眼睛便果然没有丝毫的反应，更见那张脸比先前更加青紫，眼窝更加凹陷，细看之下好像那肿口已开始扩散，满嘴的牙齿也在逐渐地变大、伸长……

第六章 105

大墙不想再要唐惶的钱，手上便躲。“鬼诸葛”见状马上上前一把将那钱搽了，估摸足有一两千的，心里一乐，嘴上就说：“唐团长您放心，这钱我先替我大哥收着了！”

女人你怎么了

NU REN NI ZEN ME LE

“我说程叔，您这么大个局长怎么还在乎这点儿小钱儿啊，需要您一笔一笔地记？”当黄上看到程课杰将最后的总数算出来记在下面后，禁不住撇了撇嘴，脸上露出蔑视的神情，“再说了，有的您也用不着去呀？”

第七章 129

晚上临睡前，夫妻俩又躺在床上按着所办事情的难度和口袋里钱票的数量所能提供的最大的限度，手举着白天从饭店要来的一份价目清单，经过逐盘的比较和数次的核算后，商定了菜肴，自认足可将明日的场面应付下来，才敢安心睡下。

乞丐便二次下刀，破皮入肉，长线悠弧。少顷，一头斑额恶虎便现在他背上，那虎刀爪犀利，棍尾旋风，攀高回首，凶睛毕露，甚是骇人！

第八章 148

贾百灵一听这话，杏核小眼立刻睁大：“太谢谢唐哥了！”说着，腾一下从桌上跳下来，搂住唐悝的脖子，伏下头去“呗儿”的一声，就在他那颗大蒜鼻头上亲了一口。

费超凡猛一跺脚，愤愤地说：“还能怎么说，都是我这个做丈夫的没能耐！得了，反正单位也没什么事，我现在就回家！”说完也不理秦少璞，扭头就

向外面走。

第九章 172

秦少璞知道古筝的弹法，可远琳玲虽未经正规的训练，但指法娴熟，弹控有度，不仅筝韵饱满，更难得曲歌同陈，婉转浑然，无处不沁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灵华之气，便首先大加赞赏：“而且更难得的是这词作得也好，巾幗笔调却透出须眉气概，耐人寻味！”

费超凡正要继续往下说，这时窗外却又传来了那乞丐在“鬼山”的林间吹奏起的魔声，侧耳听来，那乐音忽低忽高，或缓或急，蛮有韵律。便止了话头，将头歪向后窗方向，看着窗外白云厚集的天空，静静地听起来。

第十章 194

“唉，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哩！”龚桢听了梁续明这话，老脸上才绽放开笑容，露出了满口被香烟熏黑了根部的长牙。

一切工作完成以后，挺着红肿的鼻子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杰作，梁续明那张鲶须抖动的瘪嘴才抿出了一丝满意的皱纹，就像罗丹在欣赏一件自己刚刚完成的伟大雕塑！

第十一章 203

张老板这次有了迟疑，不想再喝，唐惶自然不饶，将张老板那杯酒双手举过头顶送到他面前来。黄上见了，就对张老板说：“张老板，这可是我们北江人对待贵客最隆重的敬酒礼。在北江只要这么敬酒，那客人就是非喝不可的。”

“你说呢？”贾百灵以一个充满自信的反话肯定地回答唐惶，神情俨然一个凯旋归来的勇士。

第十二章 216

浑身湿漉漉的远琳玲却突然从单位回来了：“超凡，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消息回来了？”

贾百刚就哭丧着脸说：“别提了，有好些选择题，我连题干都看不懂，最后只能胡乱选一气，这次我肯定是白扯了！”

第十三章 228

盛尔豪打开这信封，将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拿出来仔细看，就发现这个陈菁菁尽管是死亡照片，但模样上却依然能看出些曾经美丽的痕迹来。这样一张一张地看下去，他脸上的表情便越来越凝重起来。

“哎呀，你他妈敢和老子这么说话？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大猛说着，一把将“矮瓦子”当胸抓住，“矮瓦子”的两只小脚尖便立马离开了地面，“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这是收的保护费，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第十四章 240

田玉兰便很关注自己这个读大书的小叔子，这天一见果然是个白白净净、戴眼镜的人，心里更凭添了喜欢，晚上做稀饭时特意在米汤里为他放进了两颗鸡蛋。

黄富壁已经再次伏下身去写字，模样儿如一只飞身扑向草丛中猎物的秃鹫：“见。你明天就把我的手机号码给她，让她直接打给我。”

第十五章 263

林仪妹此时正戴着老花镜独自一人坐在炕头上用线绳穿一枚枚古代的铜钱，耳朵里听见宝贝女儿的叫声，浑黄的眼窝里便立刻闪现出一道惊喜，知道是女儿和女婿回来了，赶紧下炕迎出来。

三堂婶走的时候，特意将远琳玲拉到一边，告诉她说：“琳玲啊，你妈最近的状态很不好，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从来都不睡觉，只点着一盏油灯坐着，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你和小费今

女人你怎么了
NU REN NI ZEN ME LE

后有时间可要多回来几趟啊!”

第十六章 276

“黄书记，我还有事，就是我上次和您提起的小上和教委龚副主任家闺女见面的事。您看是不是定个时间，我也好提前通知对方一声啊？”梁续明接着问。

费超凡尽管思维呆滞，秦少璞的话却也字字入耳，一时间顿觉气血上涌，胸口处的那种痛再一次迅猛地袭来，这次痛得尤为深彻，竟“啊——”地大叫一声，当场昏厥在地，人事不知。

第十七章 291

看着那轿车走远了，唐惶还兀自站在那里感慨：“他妈的，这人要是走运，土鸡都能变凤凰！”

“可只要能办成，不管啥条件、不管多大价码，我是都能答应的！”“鬼诸葛”仍然坚持。

第十八章 309

“王局长今天早上去市委开会了，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劳么？来，到屋坐一会儿吧。”肖振斌一边说着，一边回到自己屋里。

三堂婶将炕上散落的一枚铜钱拣起来，放进林

仪妹的嘴里算是“饭舍”，又到厨房找来两块小面饼和几个铜钱分别在林仪妹的衣袖里装了算是“打狗饼”和“买路钱”，然后指导着费超凡和众人在炕前摆上一张饭桌，上面放了“长明灯”，摆好一碗“倒头饭”，饭上插好三根秫秸，算是“打狗棍”。

第十九章 329

这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在“菊花小吃”做服务员的柳红，她方才刚把忙完白天的演出赶来教自己声乐的秦少璞送走，一双清澈含情的大眼睛仍在向他离去的方向恋恋不舍地张望。

五天里盛尔豪也去拘留所看过舅舅，但谷满仓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意见他，被管教勒令带到询问室后，也不和盛尔豪说一句话，只用一双冷眼一瞬不瞬地盯着盛尔豪，像瞅一个陌生人。

第二十章 350

盛尔豪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越想越憋闷，越憋闷越要想，正在苦恼气愤时，魏连福却来找他询问调查的结果。

魏连福的嘴角剧烈地翕动了好久，这才吐出了他要说的话来：“琳玲啊，我可怜的孩子，我是个有罪的人呀！”口里说着，手上便将一个用蓝色绸缎包裹的东西交到远琳玲的手上。